

鮎
埼
亭
集

一
二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五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雜辨

辨大夫種非鄞產

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
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
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
尚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
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
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

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
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
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于是去吳之越又曰范
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厯諸侯渡河津無由自
致殆非眞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
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
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
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
宰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
矣夫越絕書雖非出於子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

春秋雖係皇甫摭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左証恐不其然予又考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註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字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枌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辨錢尚書爭孟子事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尚書爭孟子事爲虛特懸疑
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已同里萬隱君斯選攷之則更
密矣萬氏之言曰南太常寺志及翰林故牘載洪武五
年國子監將丁祭上曰孟子不必配享其年臘月上曰
孟子有功先聖今後仍復之是孟子固嘗罷享然不因
公言而復一疑也典故輯遺載上讀孟子恠其對君不
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
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是孟
子幾至罷享亦不因公言而復二疑也實錄命修孟子

節文在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寧波府志載之二十三年
卽果如府志之年而公以四年卒於壽州亦不及修節
文之事三疑也成化府志不載至嘉靖府志始見之四
疑也萬氏所疑如此則尚書事宜若不足信者然是說
也成化楊氏之志不載而天順黃氏之志則載之謂南山僉
事黃氏集中且有詩以紀其烈故其孫作間中今古錄
亦載之黃氏生洪武是猶去尚書不遠且成化府志雖
不特載公傳而未嘗不載黃氏之詩則亦自可互見李
氏四明文獻志亦載之是皆出於嘉靖張氏志之前未
可盡以爲誣也以吾攷之罷配享與修節文原屬兩事

罷配享在二年臥棺絕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
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爲佞臣以爭之者連江孫芝也天
順黃氏之志系公事於二年是已而并修節文亦連舉
之是混後事於前事嘉靖志則以罷配享屬之二十三
年是混前事於後事不知兩案之爲兩人也太常志諸
書以二十年爲五年猶嘉靖志以二十七年爲二十三
年也諸書不載公諫猶孫芝之事亦僅見於國史惟疑
而他書不載也蓋史事固有當參攷而始完者若竟以
爲無有則黃氏非欺人者至若太祖之武斷則不必諱
亦非後人所能諱也近見錢氏家傳謂公卒於二十七

公棠辨

剡源有九曲而公棠爲殿說者以爲孫興公來山中嘗植棠因以得名姚江黃先生疑之曰二百八十峯以興公得名者爲梨洲爾雅赤棠爲梨則有梨不應復有棠是以一事而附會之於兩地也予考之寶慶四明志本作公塘蓋九曲之水會於晦谿而置堰於公塘未成堰之前先有塘以瀦水故呼之曰公塘乾道四明志述形勝亦祇及興公之梨洲而無樹棠之說開慶四明志吳制使於公塘置寨防盜則在當時爲要地不應并其名而有誤也以塘爲棠始於至正四明志蓋好事者爲之

姚江但疑其雷同而未審其訛轉之自耳予初作剡源
九曲辭亦循傳聞之說貽誤藝苑山靈有知當爲齒冷
因是正之以補失言之羞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不甚了了自吳會稽典錄以下異同紛出鄱陽洪文惠公雖辨之然尚未覈也作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前漢會稽之境西部治錢唐東部治鄞而東部不見於班志幸宋志見之兩越既平增置回浦治二縣而以南部治回浦東漢既分郡畫江爲界則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本自劃然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都尉治山陰元狩中始移錢唐然則漢初祇一都尉治山陰其後分爲東西二部乃移山陰之治於錢唐而

以山陰隸鄞爲東部足以補班志之遺若通典謂前漢

西部已在婺女卽太末則大誤也獨回浦治二縣最爲舊

史所混亂班志於治縣云本閩越地以見回浦縣爲甌

越地也晉太康記章安縣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

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臨海一帶正值鄞之南土是

前漢之回浦而東漢改名爲章安者洪文惠謂回浦在

西漢已置縣不應是時尚稱曰鄉不知分合升降各有

時時蓋省縣入鄞而爲鄉章帝又置爲縣耳蓋前漢時

立二縣原以統兩越遺民回浦在鄞南以統甌越治又

在回浦之南以統閩越而南部治回浦以臨之自司馬

彪誤以章安爲治而張勃遂以東漢之臨海卽章安侯官

二尉皆治所分沈約劉昭疑不能決通典竟以勃言爲

據夫使章安卽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則前

漢之回浦所蒞何土不僅如六朝空荒諸縣有土無民

也故文惠以爲續志有闕文當云章安故回浦侯官故

治則于地理之沿革得之矣按今會稽第十四縣曰東部侯國乃誤文蓋原文是

東侯官三字見沈志東侯官之名始見此吳地記云漢以東甌爲回浦光武

名章安此可以証章安之爲回浦也晉志云東治後漢

改爲侯官此可以証侯官之爲治也圖經既知章安本

是回浦而謂前漢之東部已治治則亦因沈約志中以

章安爲東部故有此訛文惠又疑前漢回浦恐非南部不知東部在鄞則南部當在回浦至東漢畫江爲界而後東部徙章安耳太平寰宇記于臨海則謂本回浦而後漢改爲章安是已於永嘉又謂本治而後漢改爲章安何其自相背戾乎是皆由續志沈志而誤也然愚考會稽典錄引朱育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會稽而立東部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又徙句章則其誤在司馬彪之前矣夫東部之治鄞當在回浦未闢之先旣誤以回浦爲治又誤以回浦之南部爲東部而東部之鄞反自治徙真無稽也至今奉化象

山之間有鄉名回浦蓋漢之舊也何物毛生妄爭以爲
蕭山之西境則益誕妄之尤欲取前志續志晉太康志
宋志吳錄吳地記太平寰宇記隸釋等書盡抹殺之滅
去二千年來會稽之一縣以成其鄉里之私蓋不必置
喙者



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躡之後世爲國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于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既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瀾

遣使內附昆瀾卽昆明也時有西瀾河蠻東瀾河蠻通
名昆瀾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
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
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西南相
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
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
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
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
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疑此久矣但未得其証以
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瀾川漢武帝

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瀾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罷谷山滙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懇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摹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

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而况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鶴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旣取昆明遂食鹽池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臯圍之不能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于姚嶠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珥蠻築城戍

之九徵毀緬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于大理不應建柱于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恠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岐公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荅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蘇子瞻曰南詔有西洱河卽牂柯江河形如月抱洱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瀾昆瀾分而爲東西瀾瀾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柯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而後不知天南事跡之

廣德湖田租考

吾鄉廣德湖之廢爲田所輸于官者租也非賦也故較諸鄉之田爲獨重世但知湖田之開由於樓异而不知湖田之不輸賦而輸租由於仇兪故世但知湖田中有樓异祠所當廢而不知仇兪鄉校之祀尤宜黜也宋會要云紹興九年權發遣明州周綱上言湖自政和八年爲田召人請佃得租米一萬九千石至紹興七年守臣仇兪乞令見種之人不輸田主徑納官租增爲四萬五千餘石嗚呼古今來聚歛之臣逢君縱惡蓋有出於人情之外者夫田主之得有此湖田也其募人墾塞之功

不知幾何卽其旣墾旣塞一歲而菑再歲而新田三歲而畚亦不知其糞治幾何而後得有此租也而上之人忽攘其租而有之吾不知其何顏以臨民也夫田主之租詎終可得而攘乎彼佃田者大率皆貧民也其平日不能無所藉於田主一旦而竟負其租亦非貧民之利矣而三代以後之阡陌不能終爲王田者勢也數年之後必售之人則又爲田主所有矣田主將盡以其租輸官而不取升斗之利乎抑亦將重其額以取之貧民也是以爲無窮之患當紹興二年李莊簡公光守宣州嘗言政和以來東南湖田之累僅得罷餘姚上虞二縣而

已踰二年移知湖州再疏請盡復鑑湖廣德湖湘湖之
舊朝議遣轉運使相視報尚書省而其時明之守臣卽
念也不思奉行正義以紓部民之害反以加租誑其君
自有此加租而其後轉運使遂言契勘湖旣爲田更無
可復之理則湖之累始於异而成於念也故始不過以
充高麗使臣貢道之費而其後遂以養軍宋亡遂以海
運赴津門湖田之民受害巨矣乃宋史居然爲立傳頗
稱其美四明志亦然不知其爲聚斂之臣如此其餘寧
有足觀乎湖田減賦在明嘉靖中以布衣楊欽之疏其
時尚書聞公淵副使陳公槐主之始得請於朝而以視

他鄉猶獨重焉湖田之祀三人也以報功而廢湖者加租者亦享其祀而莫之問是則不可解之惑也或曰今奉化之善塘有廟焉以祀念也念之退居奉化築塘利民何與此事相戾與曰念當爲守之時但欲增國課以固位耳無暇爲民也及其退居則不作此想矣樓异亦復戚浦至今城南之人祀之予故謂豐惠祠蓬萊觀之祀當黜至戚浦則不以過掩功也念之宜祀于善塘亦然事各有所當也獨恠五百年以來盡人皆言廢湖之害至歸罪于王正己之強辨而莫有攷及此事者故特記之

知廣西府楊公傳糾謬

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陸而楊最盛禮部尚書文懿公守陳以魁儒暨其弟吏部尚書文肅公守陞工部尚書康簡公守隨並爲景泰以後名臣文懿公二子刑部侍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皆名臣也顧於文懿公孫廣西公大節鮮知之者公諱美璜字以和刑部子也以文懿公恩蔭補國子生文懿公家法最醇其教子孫以正學未嘗因貴盛墜其家風初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尋改南京遷中軍都督府經歷正德己卯寧藩倡亂武宗南下車駕至留京其時江彬勢張甚扈從諸臣皆聽指麾

南中諸寮迎奉尤惕息一日夜漏將丙彬忽傳宣從中
府取京城門鑰不知其何所爲也公以祖宗定制不許
夜啟却之彬怒再遣人以危詞恐嚇不得不已公拒之
益厲及晨彬詐傳旨逮之下獄南樞臣喬宇盛氣責公
意欲公引罪而請之彬公抗詞不屈其時行在大臣雖
心重公且明知下獄之出於矯旨顧畏彬莫敢奏者已
而有旨釋諸囚南理臣猶畏彬羈公以待命衆以爲必
死幸武宗雖幸彬而英明未替彬雖擅命不敢私有殺
害及北還竟釋之彬誅世宗聞公事嘉嘆遷工部虞衡
郎出爲廣南廣西二府知府皆有惠政吾讀焦澹園獻

徵錄極言孟尚書之守正上遊牛首山夜抵聚寶門尚書堅閉不納上遂宿報恩寺中以此事觀之則皆妄言也明史則言江彬卽索門鑰於宇而宇力拒之殆卽移公之事以屬之宇嗚呼是時江彬逆謀雖未成然視京城若私家門戶其威福任意危矣以叅贊重臣坐視其矯傳以繫命吏而不敢違而公能當之是賁育之勇也抑亦文懿公以來之教澤所謂不媿世臣者乎然而諸重臣媿死矣諸重臣之所不能而小臣能之乃仍掠小臣之名以歸之重臣可爲太息者矣鄧暉當東漢之時拒關不納漢史書之若以比公則暉易而公難蓋明主

可以執官守而逆臣之怒難嬰也明人重甲科故其以任子有名于史者甚少雖賢不得登大寮向使起李衛公于是時所不平也大節如公得爲重臣豈非坐談而落淮南之膽者世宗旣知之矣而仍聽其浮沉夷徼以老不亦棄才如草芥乎明史不載公事嘉靖府志謂公不附彬謀逆被繫彬誅始釋則又屬妄言子所本者爲半湖陳公日錄陳公時以獻俘隨張永在南中又同入都及見此事爰采之以補史并正諸家之謬

節愍趙先生傳糾謬

節愍趙先生之死世傳之者皆謬予從華公嘿農高公
隱學二集中攷得之世無歐陽公孰爲王彥章核實者
乎作糾謬

丙戌六月江上失守先生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
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
清誓死不食其家多方解慰不能得顧先生以曾借友
人金未償爲愧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袖所作歷試
經義納衣巾於文廟詣友人家返金友人熟知其貧訝
其返之速叩之先生笑不答卽往城東躍入江水漁舟

驚集救之江流湍急浮尸竟去力追僅得及焉其家故知其以祈死出遣人四輩跡之及之江上漁人輩詢其故感嘆乃共以酒灌之盪其喉扼其脅使出水探其袖中紙累累而友人亦至爲之驚泣良久得醒舁之還家膚孔間血涔涔然張目不語仍不食其家計無所出生故授經太白山中與其徒徐生相得至是聞先生事來視之因強輿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則爲謬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黃斌卿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先生聞之卽進食如是者半年謬

語漸窮而先生病亦稍愈間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先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至冬盡困甚氣息奄忽而逝蓋先生殉節顛末如此今所傳乃謂先生投水卽死死而莫知其由途人過之有及見其哭文廟中者乃得其故不知其絕命詞蓋已出矣又由死而生復延半年則謂其投水卽死者尤誤也予觀志士之死亦各有其地與其時文山疊山其前事也有明之季叢山先生不死於絕粒而死於水漳浦先生絕粒者再不死而死於刑寒山先生投水投縵者四不死興兵一年而卒死於水鄭御史爲虹不死

于自刎而死于刑均之死也而不遽死不如此不足以
顯其節之奇也惟是先生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可以
無死而乃要之于必死則更奇矣先生私諡節愍亦華
高二公所定云

記范孝子事

吾鄉范孝子洪震百年以來人無間言而不知孝子之大節固有不盡以孝者則雖其家傳亦略焉偶讀董處士劔鏐集得其事爲節略之管江杜秀才之死節也陸處士字燥取其遺孤育之其孤多病處士一日與買藥過孝子則問曰是何人也而爲之藥處士以告孝子瞿然起曰乃杜郎耶尊公吾同學兼以同歲又同志也吾于尊公之死哭之者幾日時時從湖東來者問其孤莫有復者今乃以買藥遇天也豈可使陸丈獨爲君子處士因言其三喪未舉孝子曰不特死者當于我葬杜郎

未娶我當娶之有匱乏以告我卒爲杜氏窆其三喪而
并置田墓以贍之且助之娶焉嗚呼吾聞孝子晚年病
噎凡其爲齋戒爲壇爲卜以至丙夜百叩靡神不舉者
皆其平日所振之人故至今無不以長者誦孝子但好
義固人所難而如杜氏之孤則畏禍者所遠避而不前
者也是不得僅以長者目之矣董處士曰孝子喜飲酒
醉則狂呼累舞側弁跣足凡諸嬉戲窮晝極夜無所不
爲世或以此恠之不知其有所託而逃耶嗚呼孝子生
平精于醫而乃以醉戕其軀不爲尊生而爲祔死斯豈
漫然而忘守身之戒者乎吾于是而深悲之

記李烈婦事

神木觀察使新安李君如璐有子壤年少負異才顧善
病娶同縣辛氏女甫半載患癘而死時觀察方官檢討
居京邸辛氏當壤病亟時已有矢詞至是君舅令其小
姑防護惟謹婦覺之乃給其小姑出視君舅殮因遣婢
隨之行急懸帛於梁自磬比小姑還則氣已絕相距止
一日督學使者聞于

朝得

特旌如令夫先王之制禮也必酌乎中道而行之是故
孝子之服勤其親也罔極之恩至于當大事夫亦何所

吝然而方親之終也水漿不入于口祇三日過此者以爲不用吾情旣葬食粥旣期食菜果其或有疾則醴脯所弗禁也先王豈敢有所寬假其間夫亦以憂人道之絕而爲滅性之戒也婦人之于夫也亦然同牢廟見以來所以定終身之誼者將使其奉舅姑承宗祀撫子姓方無負于伉儷之分固非謂生不獨生死不獨死遂成婦道之終也然而三古而後至性漸漓死生之際丈夫或不能不爽貳其操而謂巾幗芳年視死如飴是則有心世道者所不敢挾中道以議其後者矣是故殉夫之節其與刲股事親之孝均爲采風者之所必錄畿輔首

善之地而觀察身居侍從之班固簪筆而有事于彤史
者也女貞之樹挺生戶庭是中壘之所未有而

聖朝教化之隆其亦于此可見也已觀察屬予爲文者
數矣歲華荏苒忽忽未就今年以保定之行相見于逆
旅乃爲題其傳首而歸之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lines.

周蹇堂事辨誣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于海上也蹇堂以知己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蹇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蹇有爲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慙負於蹇堂及相見蹇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蹇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蹇堂以受拷故凶終于心水是未讀蹇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于蹇堂生死之交謂當蹇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蹇堂以戊子救心水事畢卽歸而農祥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

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菴張蒼水事大半舛錯
全無攷証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不免耳視而目
聽若甕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鄂書
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記馬惟興語

馬惟興者馬寶兄也嘗爲雲南總兵移鎮福建其人不諳文墨然時有發言合禮者順治之季特賜諸將三代贈封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對曰下官少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風雲之末實不識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揆以上之不惟欺君亦誣其先人也願明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嗚呼李德林俊人也尚妄加其父官爵以招罪戾豈但侯景哉不謂惟興之草竊所見卓然直可爲後世法惟興死於癸丑之前不豫其弟之變由其所言觀之固當賢於弟也

惟興

以孫可望將降于永明嘗賜
爵敘國公後歸附遂屬平西

清溪詩集

凱風說示李桐

在昔南雷黃公嘗疑凱風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爲過其後閻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不嫁予因是嘆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爲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卽于其母亦有取焉矣同里李秀才桐其尊公端孝先生五歲而孤後母何太孺人于歸甫一歲李氏家無一隴一瓦之資何氏親黨頗有欲奪其志者先生聞之潛偵其人于道以錐擊之歸而跪於

太孺人前流涕自陳太孺人亟抱之相與奉其父粟主
於庭慟哭誓相依終身遂毀容垢面以女紅課子親黨
罕得一見先生稍長念家貧因於讀書之暇兼習醫東
脩所不足取藥籠之入以佐之承歡備至太孺人晚年
嘗于忌日流涕謂諸孫曰吾之得以完節見汝祖于地
下者汝父力也既及格有司備得其狀請于

朝太孺人以節先生以孝並得旌近者秀才多求四方
文士爲先世作傳欲諱此事殆思掩太孺人之美而傷
先生之心予曰不然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爲
非不然凱風之詩聖人亦必周旋七子而去之矣其不

去也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矧太孺人之所處固非七子之母所可比事固以從其實爲可信也予見夫婦人之爽行者矣區區寒泉棘心之言蓋不足以動之也作凱風說以示之子又嘗讀江村鹿氏魏童子傳其母他適童子傭于人間聞而急往追之爲奪者所持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俄而恠風驟起震盪衝激昏霾閉日咫尺不辨其母亦不能前童子得復及之哀號不止其母感悟而歸端孝先生之志與童子同而其事不必如童子之危則以太孺人本賢風雷之助可無庸也更附之前說之尾

戡黎說答東潛

所示西伯戡黎之說敬聞之東潛才氣極高又有圖籍足以佐之故應一時無抗手者然而微嫌其好立異也夫先儒豈不讀左傳竟不知東方之別有黎國乎然而文王則固西伯也西伯則專征賜履祇在西方之國而謂兵力所加不難集矢於淮徐之間則侵東伯之任矣是故文王伐密伐崇不過河北至於戡黎則已渡河而東矣然而猶屬西方之國也唯其已渡河而東故祖伊懇而奔告而况渡孟津越朝歌逕從事於東方其可乎東潛巧於立言以爲黎已叛紂故文王爲紂討之則又

大不然據左傳謂東夷之叛紂也以黎之蒐則是東夷
叛非黎叛也紂尚能整其六師以蒐於黎其無待于西
伯之戡明矣若謂紂之力已不足以及黎而待文王之
戡之乃戡之而東夷仍叛則西伯之力亦不足以加于
東夷而服事之至德衰矣况文王爲紂戡黎是正紂之
所仗也何以祖伊從而恐之而殷從而咎之此雖欲幹
旋而善爲之詞而勢必不能者也若夫東方之黎本無
確地所當闕之東潛欲以齊之犁邱當之則益非愚之
所敢信者大抵解經而好異必爲經之累敢言之

天妃廟說

今世浙中閩中粵中以及吳淞近海之區皆有天妃廟其姓氏則閩中之女子林氏也死爲海神遂有天妃夫人之稱其靈爽非尋常之神可比歷代加封焉子全子曰異哉聖人之所不語也生爲明聖死爲明神故世之死而得祀者必以其忠節貞孝而後尊以巾幗言之湘夫人之得祀也以其從舜而死女嬃之得祀也以其爲弟屈原曹娥之得祀也以其孝若此例者不可屈指若夫流俗之妄如蠟磯夫人祠亦以譌傳其殉漢而祀之至于介山妬女之流則所謂俚誕之不足深詰者也若

天妃者列于命祀遍于南方海上州縣其祀非里巷祠
宇所可比然何其漫然無稽也夫婦人之爲德也其言
不出于闔其議不出于酒食之微其步趨不出於屏廳
之近其不幸而嫠所支持亦不出於門戶之間所保護
亦不出於兒女之輩若當其在室則尤深自闕匿而一
無所豫林氏之女卽云生有異稟其于海上樓船之夷
險商賈之往還亦復何涉而忽出位謀之日接夫天吳
紫鳳之流以強作長鯨波汎之管勾以要鮫人蜃戶之
崇奉甚無謂也古來巾幗之奇蓋遭逢不幸出于變故
之來勃菀煩寃以死故其身後魂魄所之不可卒化世

人亦遂因而祀之以勵風教以維末俗是三禮之精意不可廢也天妃果何居乎自有天地以來卽有此海有此海卽有神以司之林氏之女未生以前誰爲司之而直待昌期之至不生男而生女以爲林氏門楣之光海若歛衽奉爲總持是一恠也天之配爲地今不以富媪爲伉儷而有取于閩產是二恠也林氏生前固處子耳彼世有深居重闔之淑媛媒灼之流突過而呼之曰妃曰夫人曰娘則有頽其面避之惟恐不速而林氏受之而不以爲泰是三恠也爲此說者蓋出于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蜃戶本無知識展轉相愚造爲靈跡

以實之于是梯航所過弓影蛇形皆有一天妃在其意
中在其目中以至魑蠻之盛惟恐或後上而秩宗下而
海隅官吏又無深明典禮者以折之其可嘆也前乎吾
而爲此說者明會稽唐氏也然略示其旨而未暢吾故
爲之申而明之以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曰然則海
上之應祀者誰也曰海之瀕于南者祝融是也是眞海
神也祝融爲火而海爲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
配故海之瀕于南者其神有妃之稱而東西北三方之
海無之後人不知妄求巾幗以實之吾憐其愚也是則
唐氏所未及發者也

唐氏之後明人有
江氏其辨略同

詞科緣起

唐人所云博學宏詞蓋特以試選人耳非大科也其大科之以詞學舉者蓋歲易其制而不一其名如所云藻思清萃文藝優長博學通議之流皆是而選人所試反不與焉但其名雖多而大率不離詞章至憲宗始定爲四科其一則曰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蓋稍足以語古人有體有用之學故北宋大儒所議十科取焉紹聖以後章惇改制始復專取詞章而以唐之試選人者名之不知者遂謂宋制卽唐制非也

詞學指南序文亦云皆失于考証

嗚呼唐

人重詞章而晚年尚知于詞章之中貫墳典而通教化

荆公重實學而語紹述者反驅口之于詞章可謂相背而馳矣故南宋以後由詞科以取功名最易而醇儒或不屑應此科誠有慨也金人亦舉詞科而見于中州集者寥寥而已乃取唐人詞學一科其見於冊府元龜及唐書者錄之使與浚儀王氏辭學指南相接而因以見陸裴柳劉諸公所舉者非宋人之科也浚儀由詞學起尚考之不甚詳予故著之

上元辭殫文律科

崔融

垂拱

辭標文苑科

房晉王旦

皇甫瓊

四年

永昌元年

蓄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愿

通天文藝優長科 韓琬

景雲文以經國科 袁暉 韓朝宗

先天文經邦國科 韓休

藻思清萃科 趙冬曦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杜昱 張子漸 賈登 趙居正

張秀明 邢巨 常無名

開元文儒異等科 崔侃 褚廷誨

文史兼優科 李昇期 康子元 達奚珣

開元博學通議科 鄭少微 蕭成

開元 文辭雅麗科 邢巨 苗晉卿 褚思光

七年 文辭秀逸科 趙良器 顏真卿

天寶 風雅古調科 薛據

六年 辭藻宏麗科 楊綰

建中 文辭清麗科 奚陟 梁肅 劉公亮

元年 經學優深科 鄭轅 沈封 吳通元 孫毗 黎逢 白季隨

貞元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熊執易 劉簡甫

貞元 同 朱穎

元和 同 馮道

三年 同 陸巨

長慶 同 李思仁

喪主喪孤辨

喪無二孤是不易之禮也孔子之荅曾子以爲季康子之過是非孔子之言也衛靈公弔桓子喪而魯哀公爲之主是卽喪服小記所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是喪主也非喪孤也禮固有尊長爲喪主而喪孤弗豫者此之謂也豈有哀公而爲季氏喪孤者是妄人之言也康子之過以其但應哭踊不應拜稽謂之誤行喪主之禮可也謂之非喪孤不可也而謂今之二孤自此始則誣矣吾故以爲非孔子之言

姑姊妹夫喪主辨

雜記姑姊妹夫死而無兄弟使其族人主喪妻黨雖親弗主其說是也婦人外戚必得同姓之屬爲主也其二云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又無則里尹主之謬也呂坤謂外戚之親尚有服隣里於死者何有焉是拂情也故萬斯同謂下文或人之說妻黨主之而附於夫黨者當爲正禮按朱子已謂從其宜而祀之別室未爲不可則固無可疑矣顧炎武謂聖人已豫防後世有如王莽楊堅之徒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則附會之甚若以竄奪言之兄弟未嘗無此輩也族人亦未嘗無此輩也卽非親

非黨之臣下亦未嘗無此輩也防之且不勝防將若之何

無可奈何天子至無人一出而... 海同隕不文如人之婿妻黨主之而謂如夫家者... 不知之雖尚存舉朝里外其音同言語長短辭出如萬... 無幾眼前鈞案東西案又無暇里安主之懸出呂收歸... 非主其短景出緘入不知必併同按之風為王出其不... 撥言故救救夫衣而無只榮勉其和人主喪妻黨羅賊

故救林夫喪主葬

釋堇

吾鄉草木之產甲乎天下太平方石四面各產異木無相混者雙韭三菁神仙所食孫興公之梨謝遺塵之青櫛猶其後焉者也而地乃以堇得稱上古以之名國後世以之名縣莫能易者乾道志所云縣東四十里有山其草曰赤堇是也顧堇之種有別惟延祐志考証得之而近志莫取以爲據羅鄂州曰苦堇可食之菜也郭景純云今堇葵葉如椰子如米泔食之滑唐本草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蕞花紫色味甘說者以爲堇苦而言甘卽古人語甘草爲大苦之例然考綿之詩曰堇茶

如飴堇茶皆苦菜以地之饒美而甘則非反言也堇之
同岑者曰苴曰葵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苴枌榆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言養老者思其腸澁故以此均調飲
食冬用堇夏用苴土虞禮云夏用葵冬用苴其文又少
不同然要之葵堇苴三者同功特夏秋所用者生菜冬
春所用者乾菜康成之言可考也再稽草譜葵爲百菜
之長則堇之貴可知自孔疏誤以爲烏頭之堇且引驪
姬之置堇証之是芟也二禮之堇甘左傳之堇毒其種
不同爾雅兩列之甚明朱子不考而仍之故嚴坦叔以
爲非乃成化志亦因曰赤堇卽烏喙則豈有敷上錫名

不取養老之珍而反取殺人之鳩者蓋不考延祐志故耳嗚呼破赤堇而取錫歐冶之遺跡無可尋矣豈意并其種而失之則誤之尤者作釋堇

赤堇山在奉化吾鄉人有疑其在同谷相近者非也近更有以歐冶之故指城西之錫山當之更屬附會

說鱠

鱠魚之名不登爾雅按釋魚曰鮓當鮓郭氏曰海魚似
鰠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爲當鮓是其
爲鱣審矣以是知晉時尚未有鱣魚之名也廣韻始有
鱣名矣但考粵東人說相傳鱣乃鱠白所化在海爲鱣
白在江爲鱣鱠白於春鱣于夏其味皆美此在口氏不
過得之近人之口而其實未有所據予觀集韻曰鱣卽
鮓也似鰠而大鱗肥多鯁乃恍然于口口之說以是知
宋初雖有鱣名而尚未甚著故唐人不見之於詩然則
鱣魚在古曰鮓讀爲舅聲在後曰鱣因聲而當鮓其別

字也鄞人呼曰箭魚意在嫌其多骨見於開慶慶元府志獨粵人呼爲三鯨不知其說按三鯨一作三鯨諺曰三鯨不上銅鼓灘謂粵鯨不過潯州也鯨鯨古音木通然其實爾雅釋魚原有鯨鯨而郭氏曰未詳向非粵諺不知其卽鯨也足以補五雅箋疏之遺矣若埤蒼以鯨爲鯨廣韻以鯨爲鯨皆屬謬語按爾雅則鯨者鰓也鰓與鯨同音埤蒼殆由此而譌今吳越間不貴鯨獨貴鯨唯粵之陽江多鯨而其土人亦貴之予亦因入粵而證明鯨之卽鯨鯨之卽鯨惜不得遍粵人而告之因記之以示諸生他日或爲嶠南圖經文獻之資也夫

鮎埼亭集卷三十五終

鮑埼亭集卷第三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先世告身十通

先太保唐公告身跋

朕加厚友恭有懷慈憲恩施左戚既鍾慶于一門貴極
上公又追榮其三世具官全安民遊心墳典屏迹邱園
爲善恐人知信矣耳鳴之諭陰德有陽報甚于響應之
如爰及孫曾實生賢媛朕察鵠原之念母喜鶴禁之冊
妃方隆慈孝之至情豈限褒崇之常典噫周列太保立

面槐之班唐有冀方錫分茅之壤是爲殊渥庸闡幽光
可特贈太保追封唐國公 儲極好迷旣遡慶源于慈
憲曾門加惠并褒內則之淑賢乃出絲綸以光窀穸邊
氏勤生苦澹勵志靜專有伯鸞婦之風冒爲隱髻有於
陵妻之操靡厭辟纊竟能遂夫子之高不及覩女孫之
貴鶴禁甫諧于佳耦魚軒宜賁于外姻噫揭阡表于南
陽恩徽尤異疏沐封于東武伉儷俱榮可特贈唐國夫
人

祖望按先太保以下告身一十七道見劉後村大全集
中每讀宋人文集兩制文字最多或疑其無益不知有

補于世家之文獻非淺也太保爲先侍御公七世孫侍御由太平興國間進士累官侍御史出知青州晚年自錢唐遷甬上弟興又自甬上遷居山陰而無嗣故侍御以子俎爲之後今越中東浦一支蓋甬上之小宗也理宗之母慈憲夫人出自吾家及度宗居東宮冊妃是爲慈憲之姪因推恩慈憲之三世而太保以下俱開五等之封以宗乘攷之國爵皆合予所見後村集十數本皆非二百卷之全者惟同里范侍郎天一閣所藏爲足本詞頭碑版俱在焉喜而鈔之令東浦影堂勒之石太保墓卽在東浦賜府之西

先太師越王告身跋

朕友于朱邸施及青宮慈愛最隆瞻外家而尤厚哀榮
兩盡豈王父之可遺贈武翼郎全份溫恭德人寬厚長
者款段下澤清貧不改于儒臞文駟雕軒貴盛實基于
祖德屬儲妃之封拜宜世廟之褒崇噫太傅周官面槐
陰之峻豫州荆地協松夢之祥冥漠有知對揚無憾可
特贈太傅追封豫國公 慈顏已遠於崇藩慶鍾猶子
公爵既加于祖廟媿合從夫贈恭人單氏秉性幽閒奉
身沖約素勵龐嫂萊妻之操安于清貧曾有許負唐舉
之倫異其風骨果孫枝之貴盛嗟宰木之老蒼屬皇家

舉稀闊之儀於戚畹厚褒崇之典賜粉田于大國品極
魚軒燎黃誥於寒原光生馬鬣既驗異人之奇中永爲
外氏之美談可特贈豫國夫人

祖望按越王爲慈憲夫人之大父仁安皇后之曾大父
是時推恩慈憲之三世故晉贈太傅豫公其後度宗推
恩仁安之三世又晉贈太師越王其單夫人詞中所云
唐許竒中之說良足以補吾家譜系中掌故惜其詳不
可得聞矣太師墓在盛塘

先太師徐公告身跋

儲妃選慈憲之宗親親之意也禰廟峻公師之爵貴貴

之義焉乃賜恩言以旌潛德贈慶遠軍節度使全大節
信道最篤好善甚優平昔旦評著美名于里閭一朝天
定鍾餘慶于門楣茲作媿于元良亦東賢于華族旣諸
吉禮追獎義方噫建節封侯鶴表之題已久分茅胙土
鷹揚之拜維新燾爾後人欽予休命可特贈太師追封
徐國公 顧復甚勤報德之心罔極幽明雖異榮親之
意則同爰侈國封以光泉窆南陽郡夫人王氏儉慈是
寶禮法自閑孝敬著于閨房長厚聞于州里攻苦食淡
蓋隱君子之令妻隕陟發祥實王夫人之賢母竝全四
德胡不百年然一門貴住于天朝而奕葉聯姻于帝室

屬者儲君選儷猶子來嬪端由世積而然咸曰母儀之
力噫彭城湯沐增拓于戶租防墓封崇有光于宿草可
贈徐國夫人

祖望按太師爲慈憲之父而穆陵兄弟育于其家宋史
所稱保長者也潛藩之功非尋常戚畹可比夷考是時
其一門雖貴盛前不蹈平原之覆車後不類秋壑之怙
寵夷然在史鄭謗議之外可謂賢矣太師墓在蘭渚而
夫人仍葬盛塘先墓之次穆陵卽賜天章寺以奉香火
故蘭亭常屬吾家予過天章未嘗不低回流連也

先觀察告身跋

王者無私之言豈非公論聖人盡倫之至必用吾情贈
忠訓郎全思聰前輩典刑逸民標致求之耆舊惟龐德
公近之稱爲善人如馬少游足矣有賢猶子實王夫人
屬重締于國姻并追榮其尊行昔加勇爵殊未慰于九
原今陟廉車蓋視儀于兩禁可贈潭州觀察使 朕睠
棣華之外氏重締國姻攷彤管之內言載嘉世母肆加
殊渥追獎徽音贈安人王氏禮法自持功言咸備母以
貧故少隳舉案之恭教之義方微示斷機之意芝生庭
戶玉映閨房茲選立于儲妃乃褒崇其尊行始占吉夢
允符女子之祥終錫嘉名無媿碩人之詠可贈碩人

祖望按觀察爲越王長子其次弟則申王大中仁安之
大父也又次則徐公大節慈憲父也又次曰大聲尚縣
主奉嶽祠是時以慈憲故追贈徐公以仁安故追贈申
王而又推恩及于家督甚矣恩之沃也尚有少弟曰思
受字大用以詩人稱其詠海棠曰少陵不賦海棠詩畱
待風流相國詞聞種錦窩三百本春風纔起蜀人思惜
乎不詳其生平也

先太師申王告身跋

朕于私親靡不用情而加厚爾其伯父固宜越格以追
榮贈宣敎郎全大中書蟠胷中志抗事外郡國無舉孝

興廉之詔徒修于家山林有游仙招隱之詩乃遜于野
逮儲妃之貴盛歎族老之凋零噫金紫惟亞一階足彰
尊寵燎黃以後二品聊發幽潛可贈金紫光祿大夫

冊拜儲妃甚矣慶源之遠封加世母旌其尊行之賢贈
安人陳氏謙柄力持禮防自守辟纒織屨相安衡泌之
貧服冕乘軒不見門閭之大茲來嬪于元子亦遴選于
華宗溥錫恩徽寧分存沒秩高銀信宜從夫子之階詔
侈金花追賁小君之號可贈高平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乃仁安之大父是時推恩以慈憲爲主故
徐公列于五等而太師尚止金紫及仁安正位贈申王

太師無嗣以再從子昭孫爲後是生仁安太師墓亦在

盛塘先兆之次

近日吾家東浦譜系散失姚江學究邵廷采妄敘次之以申王爲和王以和王

爲昌王以申王之父份爲義皆與甬上宗乘不合幸賴後村集所錄與甬上同得以斥邵氏之妄而正東浦之譌

先少師周公告身跋

朕友于同氣若爲慰念母之心遠矣慈顏猶仰體愛兄之意乃疏殊渥以賁重泉贈和州防禦使全純夫廉甚取名勇于求志短檠細字積勤不偶于生前疊組重圭餘慶徐觀于身後介弟篤舅甥之誼儲妃續姑姪之姻茲爲爾家希闊之榮可限有司褒崇之典噫出綸告墓

徒悲風木于瀧岡授鉞登壇尚應星躔于寶婺諒爾精
爽歆此寵光可贈保寧軍節度使 朕念介弟之孝思
恩其自出擇儲妃于望族誼亦因親爰出綸言以旌壺
範爾贈令人趙氏荆練性淡巾悅禮嚴族稱邱嫂之賢
睦于妯娒天厚善人之報宜爾子孫諧吉禮于春宮分
寵光于夜壤噫管彤垂世何慚列女之盡書燎黃告阡
誰語若人之不淑可贈淑人

祖望按周公爲徐公長子慈憲夫人之兄也尚縣主累
晉少師周公夫人亦封周國夫人續娶崔氏感義郡夫
人太府槐卿其子也周公墓亦在盛塘

先太師和王告身跋

慈憲篤友恭之誼恩寧厚于弟昆元良諧窈窕之迷情
莫親于父子出綸告第施澤漏泉爾武翼郎全昭孫博
雅好修精明練事久儀上閣兩牧專城所至有甘棠之
成陰其歸雖薏苡而不載家無甌石初靡求于人知女
作門楣亦可觀于天定甫成吉禮追獎義方噫金紫之
穹遂超遷于二品燎黃以白猶照映于九原可贈金紫
光祿大夫 朕孔懷王邸敢遺外氏之姻擇配儲宮樂
得高門之女恪共婦職追獎母儀爾孺人趙氏挺秀宗
姬來嬪儒族以女公事慈憲自牧謙卑從夫子出蕃宣

備嘗險阻篤生賢媛實儷元良誰獨無錫爾類之心世
安有遺其親之理噫鶴禁鳳輦方以三朝而問安象服
魚軒胡不百年而介福宜歆殊渥永播徽音可贈新興
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尚縣主嘗官湖湘之間勤事而死故穆陵
一見仁安曰汝父可念而仁安曰故父可念湖湘之民
尤可念也穆陵大奇其對遂冊爲東宮妃先是丁大全
議納知臨安府顧巖女太后不甚許之至是聞仁安之
語亦大喜國命雖去然仁安則固有保民而王之母儀
不可沒也正位之後追贈太師和王葬于上竈

先少師節度使告身跋

古書影印

民歌牧守方憩于棠陰國重親賢靡需于瓜熟宜擇朱
幡之寄徑躋紫橐之聯具官全清夫宜慈而惠和辨智
而閎達惜陰書案甚于孤寒士之勤得雋詞場豈若恩
澤侯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西京循吏之風旣至九
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之政不
當奪慈惠之師屬以儲闈正人倫之始選諸戚畹得邦
媛之賢如卿尊行蓋主婚禮輟宣城之半竹面奎閣之
四松茲外族之殊榮亦我家之曠典名爲燕閑實可論
思噫東人欲畱出旣宣于美化西清侯對入尚告于嘉

猷可寶章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祖望按穆陵之時吾家避遠權勢唯少師以科甲起累官至平江軍節度使判湖州然終未嘗攀援入津要也丙子而後太尉身在二府遂挾百口扈三宮以北而少師已老得託瘖疾杜門以終生平貴而不驕山陰唐氏嘗以山售于少師其先墓在焉少師售其山而不絕其展墓之道其後唐氏上書于少師願贖其山少師慨然歸之并不受其直當事欲建蘭亭書院時故址以徐公所賜葬屬于少師丙舍卽還之官剡源竝有文記其事以上告身共十五道皆在景定元年

先太府承宣告身跋

古之用人左賢右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已爾其官全槐卿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外資望寢高周旋數郡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呼而事成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吏朝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班峻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蓋將爲法從論思之儲可太府卿

祖望按太府爲徐公次孫周公子官終承宣使夫人謝氏太皇太后之羣從也

先太尉參政告身跋

朕爲儲宮選適妃旣吉廷且成禮矣加惠于妃之同產
親親之義也爾全永堅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
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祕不試而擢幕賓是
惟推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補承務郎直祕閣
祖望按太尉爲和王子累官保信軍節度使知臨安府
參知政事見宋史宰執拜罷表其受任也在國事旣去
之後盡室扈三宮入北平遂野死其後吳下有全氏自
稱太尉之後見于陳怡菴集按元史則太尉蓋未嘗南
還恐出于冒託予別有文辨之

族祖息耘先生詩卷跋

予家先世以詩人著者泉翁當宋之亡謝臯羽戴剡源與相唱和今世所傳月泉吟社載其詩其後息耘叟當明之初楊孟載諸公與相唱和所稱全王孫者也而息耘之詩不可得乾隆壬申杭人丁敬示予淡娛生詩卷其中息耘之詩在焉爲之驚喜按息耘諱斯立一字同古生其于泉翁不知世系若何大抵當是孫行家錢唐遭亂隱居不仕淡娛生者蓋亦杭之隱君子不知其姓氏息耘之詩曰志凝知澹境幽趣將自怡珍重菜根旨銖輕世味滋酌泉有餘樂煮石從取奇衣殮聊自適安

公復奚疑卷中自瞿宗吉而下凡十五人惜當時竹垞
秀野錄元詩未及見也予宗人之在杭者微矣然予家
之詩祖泉翁而宗息耘則皆杭之寓公也卷中尚有四
明延慶寺僧正彌詩予并取之以補高僧詩錄之遺

族祖真志先生墓石本跋

真志先生諱謙孫爲先侍御公之十世孫義田六老之
一也義田六老者先生之父菽和府君諱汝梅四子長
爲本然府君諱鼎孫次爲真志府君諱謙孫次爲本心
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先生頤孫其季本然府君之子諱
耆亦其一也三世置義田以贍吾宗本然府君兄弟皆

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
弟其再傳爲黃公南山明初大儒也明儒學案中失去
其源流但爲南山立傳今補其世系于此

再跋眞志先生志石

眞志先生志石文有可以補金石之例所不備者其書
其生也曰生于大宋景定七年其書其卒也曰卒于元
泰定口年一曰大宋一則但曰元而已此雖變古人甲
子之例而抑揚之間殆有過之後世莫之敢也

三跋眞志先生墓石

眞志先生墓在城東小白山其旁有眞志菴奉香火今

亡矣先司空公集中有過眞志墓詩不知其石何以出
于人間舊藏先儀部家予少搨一本三十年後訪其石
則已爲竈下礪石其字剝落殆盡幸搨本之猶存也乃
取故石重摹上之

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司空公女許字屠辰州田叔矣未嫁而卒耐于王父
檢討公墓旁地當崇法寺岡之南荆公葬女于此集中
所謂鄞女墓者也其後爲魏王妃墓見于謝臯父詩至
是而司空女又葬于此亦異事

先檢討公告身跋

明莊烈皇帝御諱是檢字故改檢討爲簡討先檢討公
之告身在世宗時故仍是檢字及崇禎以後盡改之先
贈公曰涿州□□入相 新朝特請仍改簡討爲檢討
以洩其□其□如此吾家祝版當世世仍用簡字以追
體先人避諱之意其語載家乘中

先司空公諭祭章跋

先司空公以不冝草青詞願改南院遂失揆席而袁文
榮公因之得進此事所關甚大□□不能爲之表章真
闕事也諭祭文中略及之曰羽儀雅峻于先朝介石彌
堅于晚節蓋指此當以王文肅公墓銘爲證

先宗伯公諭祭章跋

先宗伯公頗受沈文恭公鄉里之嫌遂與周文穆公同爲言路所指然其實宗伯最與江夏郭公厚其在東宮有保護之勞故文恭未嘗援之累推不用身後贈典乃光宗之命至熹宗時始行下耳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楊石鼓文跋

范侍郎天一閣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其後歸於松雪王孫明中葉歸于吾鄉豐吏部已而歸范氏古香蒼然蓋六百餘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搨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餘年矣予嘗過天一閣幸獲展觀摩挲不忍釋手范氏子孫尚世寶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此碑以後出故完好其文敘張氏先世歷舉張仲張良張釋之張騫此乃六朝碑版攀援祖宗之濫觴然何以不及張安世張敞也藪沛二字足以證二南之異文碑立於中平三年尚有碑陰一通予未之見

漢司隸魯峻碑跋

歐陽充公跋是碑以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爲疑洪盤洲解之曰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元初始聽行之建光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

焉爲太子太傅母憂詔聽以大夫行服避劇就閑與魯君之乞拜議郎同也盤洲之言核矣予謂古人惟金革重事始奪情豈有反置之清散之列者漢人不學無術此其一也近者詞臣丁憂多令在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陰楊文定公言之

天子遂皆令終喪斯之謂以孝治天下

漢昆陽令尹宙碑跋

尹宙碑整肅方嚴漢碑中之佳者也而考之歐趙洪婁之記皆未之有殆晚出者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

不敢爲此語矣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右碑今在濟寧州學其自任城移置之故見于竹垞跋
中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柔爲柔以釋爲釋以軻
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有
誅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于趙德夫所
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予家三本皆有之蓋舊榻
之完善者

漢史晨祠孔廟奏銘碑跋

東京隸墨其流傳于今者乙瑛韓勅史晨最爲完善書

法亦屬一家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之銘蓋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談然崇爲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強通者如此等其一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跋

韓勅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龢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志之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是碑盡于歐公之跋以爲漢家文書之式於此可見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請後相平踵成之而其作百石吏舍者則前令鮑豐也讚中極歸功于乙鮑蓋卽後相平所作可謂不沒人善者矣

漢韓勅孔廟二碑跋

韓氏孔廟碑二其一置禮器碑也其一修廟碑也皆有碑陰洪文惠公但見前碑陰耳予均得見之幸矣霜月皇極之陋空桑之誣已見于前人所誚不具述獨其隸法流逸可喜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是碑見於酈氏注水經僅損一字迨王建則有風雨消磨之嘆矣近人所藏字不滿百予家有舊榻本尚可得什之五也王建據圖經以爲中郎之筆而洪氏疑之子謂卽非中郎要是名手

漢郎中鄭固碑跋

碑文譎劣之甚崔蔡之波靡也逡遁二字歐趙洪三家以及近人疏注詳矣以疾錮辭愚意錮字卽痼字之通似校充公說爲勝其云大男孟子有揚烏風七歲而天配食斯壇蓋祔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據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予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搨可寶也

漢西嶽華山碑跋

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

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

漢泰山都尉孔廟碑跋

竹垞詰范史孔佃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蓋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爲延熹四年亦譌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譌又展轉溷爲熹平也碑今在曲阜下半通已漫漶無有矣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跋

任城武氏係名家故金石之文有武氏石闕銘有從事掾武梁碑吳郡丞武開明碑敦煌長史武班碑武氏石

室畫象石闕銘之人其名無考乃梁之兄班則梁弟字
開明之子開明亦失其名榮則班弟以桓帝喪守元武
勤事而死是碑爲舊搨故不比近日之漫漶僅存匡廓
然已不逮洪文惠公所見之舊

漢宗氏故吏處士碑陰名跋

漢司空宗俱碑陰趙氏存其目而無說洪氏亦存其目
而不錄其文疑皆未之見予家有之其上則宗氏故吏
處士名七大字其下故吏十六處士四蓋亦祇上一層
漢碑陰俱無額獨孔宙碑有門生故吏名五大字而是
碑更署以姓今碑不傳而碑陰孤行則幸以署姓之故

漢故圉令趙君碑跋

東京金石之文予最愛是碑之簡淨獨其銘詞則夸大不當耳洪文惠公以范史考之知其舉主楊公爲賜袁公爲滂而圉令之名反無從得然則不朽之資正不在金石也隸法雄渾嚴整惜校文惠所見時又蝕其什之二

漢魯靈光殿釣魚池輒跋

是輒之出在金明昌中高刺史曼卿跋之甚詳其輒字三行前二行皆四字末行多一字者舊刻也不知何時重摹直作一行則失之矣今重摹本在曲阜孔廟中前

魚耳
卷三十一
殿東壁其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足見漢世藩侯之禮
奉朝廷正朔仍各自紀元之證

魏公卿上尊號碑跋

四十六佐命之中而華歆爲之首昔龍而今蛇矣雖然
歆當牽出伏后時早爲曹氏私人矣惜是奏之不早耳
陳氏蜀志大書成都勸進諸臣之疏而是奏不登于魏
志竹垞謂其有春秋之微意焉然當勒石時彼四十六
佐命者亦豈復知人閒有羞耻事祇應遼東皂帽翁攢
眉一爲故人太息耳

魏修孔廟碑跋

以是碑爲陳思王之文梁鵠之書亦未有據其中謂孔子屈已存道貶身救世真妄言也又云仲尼旣沒文亦在茲何其言之不忤乎洪文惠公所訂元年二年之參錯尚其小焉者也

晉汲縣齊太公里表跋

漢崔瑗爲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爲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无忌爲汲令又表其里廬亦太公之後故也尚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塚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埋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

廟中今勵有拓跋魏時碑一通

魏孝文比干碑跋

汲縣比干廟碑魏孝文唐太宗二碑齊名孝文之碑洪丞相最愛其哀傷頓挫之詞以爲宜其治道之興然其中曰吁嗟介士胡不我臣則自視過高矣碑刻完好無恙而隸法頗近唐人予疑其爲重摹本也

魏重修中嶽廟碑跋

是碑爲太安元年十月所立先是寇謙之居中嶽及魏司徒崔浩等敬信之謙之首勸魏主復嶽詞從之碑以東征西討并吞諸國之功皆由神助夫五嶽自屬明祀

如但以祈福爲言陋矣況又歸之一道士乎其隸書尚
不墮拓跋晚年風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是碑立于正光三年太守爲西涼苗裔讀其碑蓋一循
吏也竹垞謂其得列于孔林蓋以其有興起學校之功
予謂拓跋牧守最無狀常伯夫馮熙至以石經爲柱礎
而太守所爲如此可謂百鳥中之孤鳳然是碑書法不
佳向非託于孔林亦未必至今傳也

梁始興安成二王碑跋

二碑盡于竹垞之作予觀六朝金石文字河北流傳者

多而江南絕少故二碑雖殘斷滅裂亦姑存之聊以充蕭老公家掌故也

東魏興和孔廟碑跋

是碑興和三年以領李刺史仲璇修孔廟功而竹垞卽以爲仲璇所作誤矣其書法龐雜最爲紕謬亭林譏之者備矣以其爲孔林之遺而人代俱在唐以前故錄之

北齊胡長仁重修郭巨碑跋

胡長仁者高齊胡太后之兄廢后之父世祖末爲尚書令後主卽位和士開忌之譖其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恨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祖珽引漢誅薄昭故事

就州賜死是碑稱新持節蓋卽武平元年初至齊州事也其字出于中兵參軍梁恭之其文出于騎兵參軍申嗣邕長仁之人不足道顧北朝碑版字體極龐雜而是刻獨整肅淳古有漢人風當爲索頭晚葉石墨第一

隋大業孔廟碑跋

隋碑傳世者最寡是碑立于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陳高祖之孫也實尸修廟之役是年帝征遼寶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迭起而王薄近在長山東方騷然顧叔毅猶能以禮教爲治靜以鎮之亦賢矣碑爲濟州秀才汝南主簿仲孝俊之文有孔長名孔子嘆者又足補孔氏世

魚尾亭集 卷三十一
九
譜之遺者也

唐貞觀孔廟碑跋

是碑隸法頗近薛純陀比干廟碑前列武德詔繼乾封詔附以太子閔請立碑之表其下又別列乾封祭文金人高曼卿題其後言明昌中大風拔木偃碑龜跌盡碎而文不傷若有陰相之者因更爲之座而植之亦異聞也唐初人書隋多作隨觀此碑知不獨開元太山磨厓文也

唐貞觀比干碑跋

太宗之詔與祭文俱工然謂三諫不從當奉身而退傷

其過激則又非也三仁之或死或奴或去皆隨其所處而各有至義存乎其閒輕爲之議可乎鄭公不願爲忠臣之語非至論也碑爲薛純陀繕寫極佳連名奏事者七人而長孫无忌高士廉不系姓是時二人殆行首揆事耶

唐貞觀晉祠碑跋

唐之得天下始晉陽故晉祠有御碑及其亡也亦惟晉陽爲能復仇當莊宗入汴時函梁君臣之首告于晉獻武王之廟亦當并告祠下以吐文皇之氣以慰唐叔之靈豈不壯哉竹垞謂上石之畫稍淺其後庸工鑿而深

魚城亭集 卷三十一
之遂失墨妙予以舊搨與今本質之良然

唐高宗明徵君碑跋

攝山碑刻其以明徵君得傳者首是碑予謂高宗庸主
也不足爲徵君重但江左二十餘州唐碑甚寡斯爲僅
見故存之

唐敬宗皇帝碑跋

是高宗御製之文亦御書也元子死而贈帝六朝謬妄
之禮嗚呼太子之死則天之醜也高宗憤憤不知雖復
加殊恩以墓爲陵穹碑以志寧足雪燕啄之痛乎

唐升仙太子碑跋

則乏爲升仙太子碑蓋以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夸子
晉所以悅昌宗也如此穢筆何以尚傳嗚呼子晉之事
固難信使果有之而辱以少艾汚以供奉雞皮之男妾
何其辱與

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笋
生降勅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
仙籐白露之祥爲美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旣冬笋何
不哀黃瓜求仙籐以爲瑞豈知流禍及于桑條口韋未
艾也

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則天稱制尊其母曰無上孝明高皇后令三思撰碑而
睿宗書之嗚呼紫色蛙聲之冊禮賊子之穢言顧流傳
至今者殆以睿宗之書與唯碑文雖不足觀而讀唐史
則天本紀者不可不取以資攷證故錄之

唐開元太山摩崖搨本跋

開元祀太山銘摩崖刻之前明俗吏更以忠孝廉節四
大字鑱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庸妄人有如此
者予求得范侍郎天一閣所藏本完好無闕豈非百朋
之珍乎封禪秦漢之侈心碑雖有倣誌之言已漸媿初

年之勵精矣至于末路賀野無遺賢則其極衰也

唐涼國長公主碑跋

是碑爲元宗御墨而蘇許公之文也開元天子之隸法以太山第一是碑次之石臺孝經又次之

宋廣平神道碑跋

魯公爲廣平作神道碑并書其人其碑皆第一流也而前者未之得見明嘉靖中從泥土出震川見而喜之以爲有足補新舊二史之遺者其旁有神道碑側記亦魯公作以補碑文之所未備此卽古人碑陰之體潘王金石例未及著此名目也

魚尾亭集 卷三十一
元次山墓碑跋

魯公之書皆足重而廣平與次山則尤足重者皆其所撰碑并書也次山之卒楊炎已爲之碑此乃故吏所立暇時當取唐史傳參校之

葉歙州神道碑跋

是碑乃葉法善之父贈歙州刺史慧明墓文世俗妄傳以爲追魂之筆者也古人之文無稱其子者閒有之不過數語元人始濫觴如歐陽圭齋爲許圭塘父碑洋洋滿紙說者以爲昧于文章之體今觀是碑則唐人已開其先文亦卑爾之至獨其書可重耳

唐元次山陽華三體石銘跋

道州江華縣有岩次山以陽華名之而爲之銘自以分書寫其序而使江華令瞿令問以三體寫其銘蓋仿曹魏正始石經也次山文章上接陳拾遺下開韓退之而是刻亦爲金石家所希有足珍也

唐陽門橋亭碑跋

開元十有三年天子將封禪東嶽故齊魯皆治行宮御路次于任城陽門之橋築亭以榮翠華之過而守尉游方纂其文行尉王子言之隸書其碑則成于開元廿有六年明皇盛極將衰之時也

六十年唐天寶嵩陽觀碑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杖杜之不曉豈能爲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何不剷去其名一洗貞石之耻

唐晉獻武王北嶽廟題名碑跋

竹垞跋是碑謂題名乃晉王親行而通鑑但言遣救以爲溫公之誤不知通鑑明言晉王先遣康君立救定州已而幽州兵攻無極乃自行竹垞讀之未終遽以爲誤疎矣其所云幽州請和以爲史闕按是役也李可舉倒戈返攻其主將故懼晉王之追而請和耳近日舊刻已

不存重摹之本不甚足觀予家舊榻可貴也

唐李代州墓碑跋

竹垞跋是碑但據五代史唐家人傳以求晉獻武王之弟所謂代州刺史者而不可得遂欲以克讓當之不知唐宰相世系表明有代州刺史克柔李嗣昭乃其假子也竹垞善于攷古矣而尚有未及詳者以是知援據之難也克柔之名在五代史嗣昭傳中亦有之而晉獻武王之弟克讓克恭克柔之外尚有克勤亦見于唐書原不祇家人傳中所述也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碑立於天祐之三年碭山賊將移唐鼎皆序與銘皆持
誦梁王最謹侍郎于兢之文也可謂穢筆其序三代世
系足與世家相參證

石晉柰河將軍碑跋

濟南七十二泉皆發于太山之麓獨未聞所云柰河者
石晉天福二年有泰山柰河將軍碑鄉貢進士劉元之
之文也其文不工書亦拙柰河之神而曰將軍又有夫
人真不典之祀也以五代石墨之希故存之

蜀廣政石經殘本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爲證並不及唐陝本石經其

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陝不至江左當是故學宮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蜀石經何以漸滅殆盡予畱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周南至邶風耳如以朝饑爲輞饑蓋異文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林考證之至詳世頗知畱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譏蜀石經謂其春秋以甲午爲申午以癸卯爲葵卯然其書旣多自不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魚尾正集 卷三十一 三
吳越已并福州而尚肯重葺闕王世廟可謂厚矣慕容
儁鞭石虎尸視之有媿也夫斯錢氏所以保世也其文
爲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所作蓋亦衣錦宗支也碑立于
開寶三年而稱唐莊宗以復王業吾于是而知沙陀滅
梁之功蓋震耀諸藩耳目也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吳王楊行密女尋陽長公主墓志近歲江都人發地得
之其與王閩二碑皆竹垞翁注五代史時所未見也公
主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存蓋楊吳之忠臣惜其早
死嗚呼李氏易代而後永興宮之慘可勝道哉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七終

結埼亭集卷第三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謨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開寶六年重修中岳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爲希有
宋重修大相國寺碑跋

是碑在真宗咸平四年宋學士白之文吳祕丞鄂之書時值宋承平極盛之時披其卷康阜之象盎然行墨之

問而書亦雄渾不媿大家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旁字原跋

孟蜀成都有林罕所刻說文偏旁集字二卷晁公武曰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曾因仁宗之問及之其解字殊有可疑者夢英此碑蓋所以正之也嘗以之告郭忠恕郭荅書謂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口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並至龜茲五部故知林罕虛誕其書可焚郭氏篆學大家而議論與夢英合石爲柴禹錫所立今存西安府學

南嶽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五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真書之序以爲史籀歿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函杖二字出禮記王子雍本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十八體者古文大篆籀文回鸞柳葉垂雲雕蟲小篆填篆飛白芝英剪刀薤葉龍爪蝌文瓔絡懸鍼垂露是也宋初篆學之精中朝有郭忠恕吳有徐鉉兄弟蜀有勾中正而楚有夢英以沙門雄長其間西竺多材直探六

書之祕盛矣碑有十三家循環題詩則馬去非宋白賈
黃中陳搏趙逢李頌盧岳許道寧何承矩呂端僧永牙
玄寶惠休是也郭氏所荅說文偏旁之書亦附于碑石

宋祥符天書磨厓石墨跋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真書絕佳予得
之豐學士萬卷樓是石也元文貞公遺山親登岱宗顧
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石本誰因
不宜

韓魏公北嶽廟碑跋

魏公北岳廟碑文有典有則百世而下讀之肅然起敬

知爲社稷臣之手筆而天地間元氣所貫輸也書亦直
逼顏太師公之守定部民條舉其政而記于碑予旣裝
界北岳廟碑卽合之以定州政跡碑爲一冊

韓魏公定州政跡碑跋

是碑爲知定州衡規之序節推劉燾之書予謂當附入
公安陽集後者

歐公瀧岡阡表石本跋

是表相傳有神龍攫去復還其說誕哉予居先君之喪
客以是刻貽置倚廬嗚呼予不以充公之推崇赫濯爲
羨而以不逮其人爲媿恐欲待而無補也是表疑亦以

魚地學集 卷三十一
上石筆畫淺後有鑿而深之者失其本色惜夫

鮮于侁靈巖寺詩石本跋

鮮于公論新法最爲平允而黨人尚極恨之端禮門前
之石借其子綽竝豫焉近見其畱題靈巖七言石刻一
紙詩筆之工不必言書亦清健可愛其上石在元豐三
年

宋應天府虞城縣故跡碑跋

是碑乃紹聖中縣令章炳文所立歷敘地望陵墓詩文
之屬凡二十七例令長而畱意于此蓋能以儒術飾吏
治者楷法亦精工仿右軍

宋重摩唐儲潭廟祈雨碑跋

是碑在贛州唐虔州刺史裴諤立蓋大厯庚戌而宋嘉祐癸卯重勒之監洪州稅樊宗奭之書也竹垞至祠下親拓其頌顧不詳其爲宋刻何與樊氏之書學顏公敬字以宋廟諱故闕畫

宋登封縣免拋科碑跋

登封以崇福宮祠之故免拋科宣和五年所降勅也知縣事蔡迪爲立石是碑立未久而伊洛化爲戎馬之場宮觀之膏屯矣噫

宋大觀御製五禮碑跋

道君御製五禮碑記其書法雄偉漢以後修禮書者唐
之開元及宋而已碑石過巨摹搨爲難予所得者爲豐
學士萬卷樓本

宋龍虎山門道正王道堅牒跋

道君之好道甚矣此三勅皆蔡京所奉行也當是時天
降魔君無以禳之而反昵于魔淪胥及溺自賊之不暇
何以度人豈知上清世界蓋在五國城邊待君久矣

樓楚公三十六峯賦石碑跋

樓墨莊知鄉郡塞廣德湖以爲田予每過其祠未嘗不
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爲慶厯之人師有孫爲嘉定之大

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莊知登
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予裝界之
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其後吾聞墨
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隔絕攻媿乃築
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爲記也三致意于京洛
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石俱滅沒而碑刻尚
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惓惓于身後歟

建中靖國少林寺瑞芝圖跋

建中靖國元年西京留府下少林寺披薙勅于是寺僧
進瑞芝圖大小一十二種各異其名知河南府王濤立

石鳴呼古者瑤光得則瑞芝出真宗封禪而後芝至三
萬餘本君子哂之況道君之世乎碑中內侍臣閻守勤
乃元祐黨籍中人也十二種者曰拖石黃曰雙頭黃曰
鵝黃曰鴨腳黃曰小紫團曰黑團曰小雙江曰花葉曰
紫金黃曰印子黃曰僧笠紫曰大紫團足以補圖譜之
遺

二蔡達磨石墨跋

嵩山少林寺有蔡元度所書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又
有蔡元長所書面壁之塔四大字皆奇偉元度書名稱
爲元長所掩其流傳于世者唯娥江孝女碑是刻方見

其筆力然而達磨雖異端乃爲二魔所污則不幸矣

大觀御製八行八刑碑文跋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取之以証選舉志

游景叔墓志跋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鯤其篆則章公棗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殮

游景叔昭陵圖跋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置
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際會
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
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爲錄之碑尾

宋元祐黨籍碑跋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
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
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
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粵本不

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
劉凝之墓記跋

劉凝之墓記朱子所纂而門人黃銖以分書上于石先是淳熙己亥朱子守南康嘗修劉公之墓而未及爲文也朱子去後門牆亭榜無一存者紹熙十年章貢曾致虛來守復爲新之而求朱子爲之記嗚呼今日爲吏者有以先賢之墟墓爲事者乎朱子謂其尊德樂道之心知所先後天下之爲吏者尚其念之

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

溫公光州祠堂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

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
吳產而不知其淵原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
愴之論固也詩曰鳧翳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
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
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歿絕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
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
亦出慈湖之門臨川李侍郎丈穆堂方博考楊袁師友
因以是碑寄之

賀祕監逸老堂碑跋

祕監逸老堂碑吳丞相履齋所爲文張大中樗寮之真

書趙侍郎汝楨之篆額也履齋賢牧守樛寮書家是本所當寶惜碑言祕監若不早歸必豫靈武之事素父子之倫祕監亦難逃天下之責因歎履齋之方嚴其後對穆陵謂臣無彌遠之才二語卽此碑已驗之

逸老堂碑跋二

樛寮爲參政孝伯子熟于典故說乾淳事如寘掌李心傳以爲畏友有潔癖其書法冠于晚宋而清容以爲書法之壞自樛寮始謂其晚年人益奇書亦益放今觀是碑何放之有予所見樛寮墨跡甚多竝不見其如清容所云者

開慶已未勅書跋

開慶已未勅書下廣西桂州以元人師退獎諭守者勉其後勅帥臣因勒石然是時北風競甚勅中尚自夸大得無魚游沸鼎之中乎帥臣謝表亦附石尾

樓氏畫錦堂跋

吾鄉以畫錦著自王太守周始其後或曰錦照或曰錦樂或曰錦里余趙王諸家皆是也唯是碑在豐惠祠中雖殘斷尚存墨莊之德不足致此遐祚其亦正議爲之先攻媿爲之後乎

攝山游嘿齋題名跋

攝山題名極多然漫漶者十九吾友陸使君南圻求得
游文清公嘿齋題名一通請爲跋尾按嘿齋兄弟竝爲
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
之學所出非也因南圻之請特著其源流焉

蘄州白龍洞題名跋

嘉定癸酉蘄州安撫方信孺判官陳孔碩祝瑞慶節過
白龍洞以篆書題于石極偉方在宋史有傳而陳則朱
子門人也足以重茲山矣

党承旨普照寺碑跋

南渡而後郭忠恕徐鉉之篆學無有繼者而党承旨獨

以其墨妙雄于河北承旨與稼軒友善稼軒之詞承旨之篆真河北雙絕也予得其濟州普照寺篆碑四通明昌六年四月寺僧知照所立石

党承旨杏壇二大字跋

清容跋承旨所篆杏壇二大字以爲風雩之意藹然千載一日今相去又四百年豈非孔林之墨寶耶承旨署名自稱門生亦新奇歐陽公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生承旨源流得無遠乎

雪庭西舍記跋

屏山李之純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滏水而今不

傳唯承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辨之作滿紙罵破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石立于興定六年

金沙門福迎墓志跋

金延津縣建福寺南浴室院主福迎墓志勒于大定十年不曰塔志而曰墓志失金石之例矣其文爲臨渙酒監劉公植所作而安定程穀之書甚工故存之

程少中墓碑跋

少中碑爲遺山所作足取重矣文言少中世居洛陽元魏遷雲中遂爲東勝人而碑首曰兩程夫子之後何其愚而謬乎遺山若見必唾之矣

元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跋

至元三年重修衛之太一廣福萬壽宮翰林王學士鶚之文也文于太一教之源流詮次最悉其略謂張道陵之學本出於道家者流而其法之所寓兼及于醫家者流太一蓋其支派也今天子護育斯民之道備矣然猶推尊方外之教者良欲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

所以始終敬信而不怠其言有分寸得儒臣之體非漫成者書法亦員勁可愛

元刻司馬溫公投壺圖跋

唐志中有上官儀諸人投壺圖見雜藝術家迨溫公圖出則以爲可以治心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于是尚奇雋者絀而古人之禮意見矣元至正中山東廉訪龐元亦思刺五性言爲刊于嶽祠明嘉靖中又重刊之予得至正舊本于里中青山葉氏爲跋其尾

揭文安公天一池記跋

張真人龍虎山天一池揭文安公爲之記并爲之書別

有天一池三大字吾鄉范侍郎東明築閣貯書亦取以
水制火之旨署曰天一閣而鑿池于其前雙勾文安三
大字將重摹以上石未果而卒今其舊刻歸於予

元大德孔廟碑跋

大德中加封先聖祀以太牢碑文用蒙古書而旁注真
字予所收蒙古碑凡三紙其一純用國書不可曉欲令
人譯之而未及也其一雖冠以真書而亦頗難通唯此
碑爲最又出於孔林足以入儲藏之錄

元哈討不花祭祀莊田碑跋

哈討不花爲元浙東副都元帥汝州郟縣人也其父平

章鞏武惠公世祖勛臣是碑奉其母命爲置其父之祀
田四明汪灝爲之撰文惓惓以子孫世守爲屬予觀漢
隸如金廣延爲母紀產碑尚登于錄況是碑乎嗚呼宗
法旣壞周禮圭田之制不舉而卿士之家各置祀產以
爲烝嘗之計乃門戶有消長欲保其長存亦難矣則哈
討不花之畱意於此而求金石之文以警其後雖亦未
必果足以永保然不可謂非苦心也汪灝字季夷吾鄉
奉化黃甘里人有蠟臺集

慶元路學宮塗田碑跋

慶元學之塗田在大嵩者元時爲阿育王寺僧所據以

磽易腴指熟爲歉副廉訪李端清而書之立碑爲志學
正虞師道之文也嗚呼天下最健者沙門而諸生爲弱
豈徒慶元爲然

石鼓文音訓碑跋

石鼓文音訓碑元愜山潘迪所立也其時歐陽圭齋爲
祭酒潘爲司業黃晉卿爲博士太學中一時之盛而石
鼓亦得豫其考索予嘗見北宋楊本有彭城錢逵釋文
祇據薛尚功一家錢氏自以未能盡其同異爲恨使見
是碑不稱快耶予嘗審定石鼓以爲必不出於秦以前
惜不起諸公共爲疏通證明其說

元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廟金博山鑪碑跋

碑言皇祖龍飛皇國舅按亦那演以佐命勛爲世婚王子魯諡曰忠武王之孫帖木兒亦建大勛號按荅兒圖那演由是洪吉烈氏益大王尚囊加真公主尋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殍不刺尚相哥刺吉公主子今魯王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造金博山鑪一又五十兩造金盃一馳驛致曲阜文廟神位前祠以太牢其文國子司業劉泰所作也碑立于泰定元年以公主致敬於孔子自來所希有者

王秋澗神道碑跋

文定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自述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輝拜于墓次慨然興前哲之慕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豫人事今世之長民者安得古道如斯乎三復華容題後不禁慨然

萬氏永思堂石刻跋

是乃四忠家法所見不徒手澤也吾鄉世家莫享遐祚于萬氏四百年來未替石藏于季野先生家季野身後其子不能守今歸于董氏

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

明之宗子以風雅著者極多秦藩則賓竹小鳴集最著
簡王誠泳所作也同時有青陽子者亦秦府宗支計其
時當與簡王不相遠有石本消寒九九圖每圖各系以
一詩而歸于安靜以養微陽之意顧但署曰青陽子而
不列名竹垞葺明詩亦未見此圖也

棟塘李翁石刻家傳跋

棟塘吾鄉之耆德詳見杲堂所葺棟塘小志中予從董
丈子畏得其家傳石本乃陸文裕公作而衡山之筆也
詢之李氏亦無此本因以歸之其裔孫昌泉

陳后岡題名跋

鼓山有四明流人題名不知爲誰某也范侍郎東明審定之以爲后岡明人重館閣苟遇外遷卽侘僚不聊后岡一麾之後所以自稱如此然使學道人處之正不作是態也

慈元全節廟碑跋

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宏治中而布政劉公大夏始爲之廟陳先生獻章始爲之碑陳先生書法最工其所用爲江門茅筆嘗稱之爲茅龍其書慈元廟碑尤加意相傳上石時先生親臨視刻工故毫髮無遺憾予謁祠下揚其碑而跋以詩曰高曹向孟皆賢后尚有芳魂

殉落暉一洗簽名臣妾辱虞淵雙抱二王歸竊自以爲
工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

明開封府學石經碑贊跋

嘉祐開封石經入明歸于學宮殘斷不完河南按察使
廬陵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今亦無矣予從天一閣
得見之其略曰篆變而隸隸變而楷去古失真魯魚亥
豕漢唐崇文乃立石經字體漸正大義未明五星聚宋
大儒篤生啟關抽鑰昭映日星重勒石經版之太學天
球河圖龍翔鳳躍陵谷變遷學淪于水殘編斷章所餘
無幾皇明右文視如石鼓遷之羣庠爰置兩廡按是碑

以宋刻石歸美于諸儒其考据未覈方勒石時楊南仲胡恢邵必之徒爲之諸儒尚未出也惟汴京太學淪水一事非是碑無以知之爰錄其語而爲之跋附入石經之尾

林泉雅會圖石本跋

是會創於先宮詹公其同事者周尚書吳光祿林僉事陳宮允丁中丞周觀察黃比部屠辰州趙比部十人辰州爲社長然未有圖也宮詹下世宮允辰州及黃比部俱相繼逝于是又參以徐陸二廷尉萬都督陸別駕周侍御復爲十人始爲圖有墨本又有石本其後光祿下

世又參以施都督然石本中尚無施公以其未入社也
杲堂紀之未詳

林泉雅會圖跋二

吳公太白以論國本罷御史光宗卽位起副尚寶已而
長鴻臚又副大理乃以南光祿卿致仕予曾于周文穆
公家見其所序公歷仕官簿如此天啟三年林泉詩社
勒石公年八十爲席長而杲堂以爲泰昌改元公已卒
贈光祿可謂紕繆之甚者今鄞志皆本之向非石本之
存何以訂此譌乎

林泉雅會圖跋三

是會以先宮詹公經始其後爲圖上石宮詹久已下世
而以漢隸題四大于卷首者宮詹從弟忝徵先生天麟
也先宗正公之次子是時吾家諸祖多工書先生以漢
隸名先和州公之叔子思若先生諱天駿以行書名宮
詹次子非堂先生諱大震以草書名先應山公次子務
觀先生諱大科亦以行書名而非堂于各體皆工今多
散佚